



中国佛教建筑探微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ic
Architecture

焦毅强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佛教建筑探微

焦毅强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建筑探微 / 焦毅强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112-21108-1

I. ①中… II. ①焦… III. ①佛教—宗教建筑研
究—中国 IV. ①TU-098.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2241号

中国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
起了重要的作用。全书内容包括中国佛教与佛教建筑；中国古代佛教建筑；现代
佛教建筑设计。

本书可供广大建筑师、高等院校建筑学专业师生、佛教建筑与佛教文化爱好者等学习参考。

责任编辑：吴宇江 李珈莹

版式设计：京点设计

责任校对：王宇枢 张 颖

中国佛教建筑探微

焦毅强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京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 1/12 印张：21 1/2 字数：446 千字

2018年5月第一版 201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198.00 元

ISBN 978-7-112-21108-1
(3076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 录

绪 论 001

上 篇 中国佛教与佛教建筑

第一章 概述 018

- 一、印度佛教与佛教建筑 018
- 二、化生 021
- 三、中国佛教的生成 022
- 四、中国禅宗 022
- 五、现代寺院建设 023

第二章 中国佛教建筑的气韵与格局 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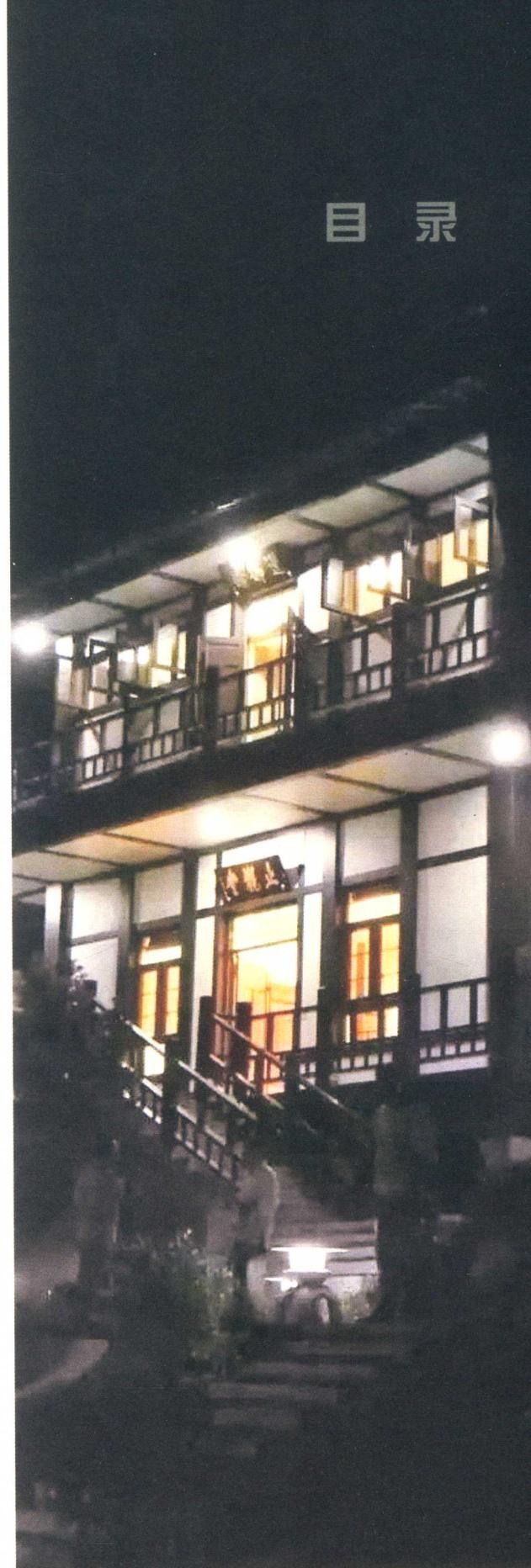
- 一、中国佛教寺院的气韵 025
- 二、中国佛教寺院的营造格局 027
 - (一) 中国的大风水格局 027
 - (二) 风水与中国佛教建筑 028
 - (三) 中国佛教寺院的环境营造原则 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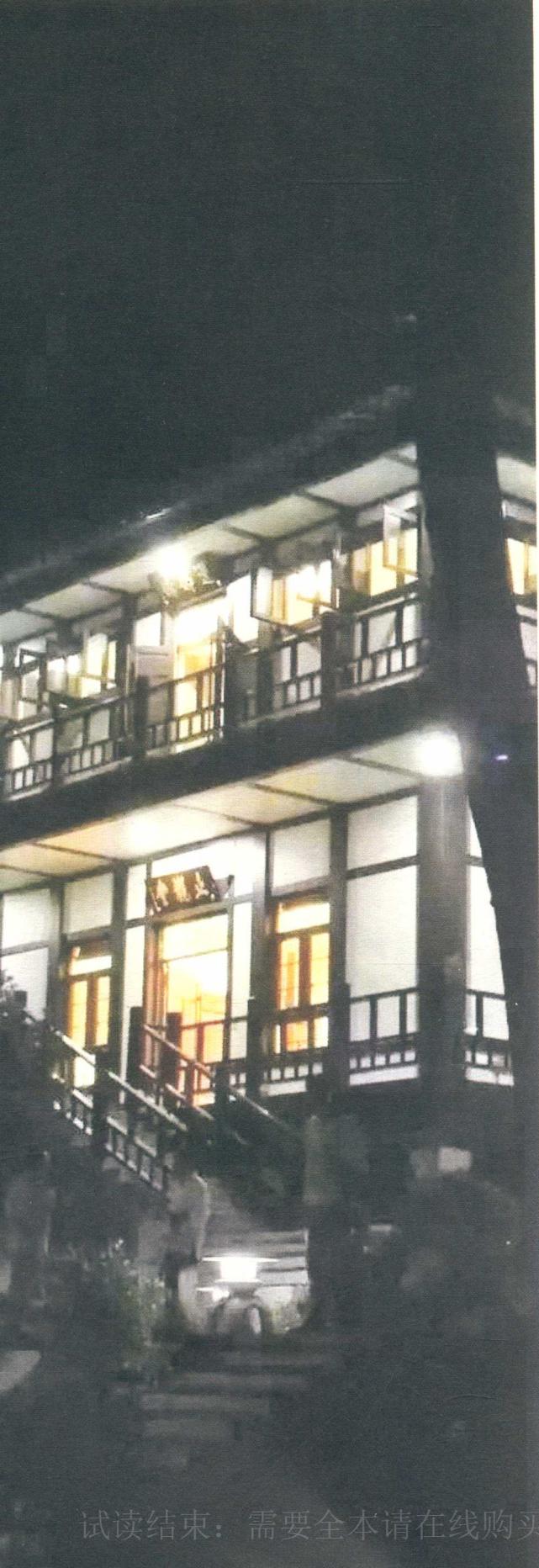
第三章 印度佛教初传中国 032

- 一、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 032
- 二、汉代佛教传入与佛教建筑 033
- 三、三国至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佛教建筑 035

第四章 隋唐的佛教建筑 041

- 一、隋代的佛教与佛教建筑 041
- 二、唐代的佛教 043
- 三、唐代寺院的等级 043
 - (一) 唐代长安寺院的等级 043
 - (二) 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 045
- 四、唐代佛寺布局与建筑类型 045





五、唐代寺院的钟楼与经楼	047
(一) 钟楼与鼓楼规制的形成	047
(二) 唐代佛寺里的钟楼和经楼	048
六、以佛教寺院为中心的唐代长安城市生活	048
第五章 宋代佛教	050
一、宋代——中国文化的成熟	050
二、宋代佛教的特色	050
三、宋代佛教建筑	051
(一) 建筑布局	051
(二) 寺院环境与园林	052
(三) 伽蓝七堂制	053
第六章 元代佛教建筑	055
一、元代佛教	055
二、元代佛教建筑	055
第七章 菩萨道场	058
一、佛教四大名山——菩萨道场	058
(一) 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	059
(二) 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	060
(三) 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	060
(四) 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	062
二、其他观世音崇拜的佛教建筑	063
(一) 中国香山寺	063
(二) 其他观世音道场	065
第八章 弥勒信仰和阿弥陀佛崇拜的佛教建筑	066
一、弥勒信仰的佛教建筑	066
二、阿弥陀佛崇拜的佛教建筑	067

(一) 庐山东林寺	067
(二) 苏州灵岩山寺	067
(三) 山西交城玄中寺	067

中 篇 中国古代佛教建筑

第九章 中国佛教石窟建筑	070
一、龟兹石窟	070
二、甘肃敦煌莫高窟	071
(一) 历史沿革	072
(二) 彩塑和壁画艺术	072
三、云冈石窟	072
四、龙门石窟	073
五、麦积山石窟	073
六、炳灵寺石窟	074
七、巩县石窟	074
八、响堂山石窟	074
第十章 佛教寺院	075
一、佛教寺院的演化	075
二、佛教寺院的等级	077
三、佛教殿堂	078
(一) 大殿	079
(二) 天王殿	080
(三) 金刚殿	080
(四) 法堂	080
(五) 禅堂	080
(六) 毗卢阁	082
(七) 转轮藏殿	082
(八) 伽蓝殿	083





(九) 祖师殿堂	083
(十) 浴室	083
(十一) 香积厨	083
(十二) 大斋堂	083
(十三) 钟鼓楼	083
四、中国佛塔	083
(一) 佛塔信仰	083
(二) 佛塔种类与中国佛塔的技术成就	085
(三) 汉、南北朝时期的佛塔	087
(四) 隋唐五代时期佛塔	107
(五) 宋代佛塔	131
(六) 元明清佛塔	196
(七) 铁佛塔	204
 第十一章 中国佛寺园林	208
一、都邑中的佛寺园林	209
二、山林佛寺	209
 第十二章 中国寺院中的佛陀造像	211
一、从莲花到佛像	211
二、犍陀罗佛像艺术	211
三、秣菟罗佛像艺术	212
四、中国佛像艺术	212
 下 篇 现代佛教建筑设计	
 第十三章 缘起论	216
一、“缘起论”与中国佛教建筑的形成	216
二、“缘起论”中的“天时、地利、人和”理念	217
三、中国佛教建筑的现代化	218

(一) 现代的佛教建筑应当是现代建筑	218
(二) 现代佛教建筑与自然的紧密结合	219
(三) 中国佛教建筑的现代化	219
第十四章 现代佛教设计初探	220
一、药山寺概念规划及竹林禅院设计	220
二、南少林规划	224
三、极乐寺方案设计	231
四、观音山——山水格局的启发	232
五、中国佛学院概念方案	234
附录A 僧民规范与丛林	240
附录B 古印度石窟	244
附录C 印度石窟中国化的初步考察	246
参考文献	248





绪 论

“心文化”源于儒家。儒家和道家的基本精神，代表了东方文明的根本特征。“心文化”基于的是普通的人性，因为无论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人的内心深处都是相通的。“心文化”认为心御万法，万法归心，正如憨山大师所说“若人若法，统属一心”。 “物”和“神”都不是人类自身命运的绝对主宰，只有心才能统御我们自身和万物。

——学诚大和尚为《建筑与传统文化的回归》所作的序

中国百年来开展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基本上是来自西方唯科学的物文化，而离开了中国几千年传承的心文化。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单讲“物”，不讲“心”，可以说成为现代中国各门类学科的共性，因“心”的匮乏，带来环境、人性的恶化，已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以美术为例，近代中国美术界倡导和建立了一套以西方古典主义和学院艺术为参照的写实主义教育体系，形成了素描教学的一套完整的理论和体系，并将西方写实造型的透视、解剖、色彩、构图原理和法则用于改良中国画。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康有为等发出了“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必须进行革命的呼声，希望以西方“先进”的艺术来改造传统中国画。美术界的一位代表人物潘天寿对此保持了谨慎的态度，1926年他在编撰《中国绘画史》时写道：“艺术每因异种族的接触而得益，而发挥增进，却没有艺术亡艺术的事情。……凡是有他自己生命的，都有立足世界的资格，不容你以武力或资本等的势力屈服和排斥。但一般神经过敏的人，常常碰见异种族输入来的新奇东西，他们便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去奉行迎接他；……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黄俊娴：《潘天寿：我这一辈子是个教书匠》，载《美术报》2013-10-19）

中国建筑界也是有相当一些人，碰见异族输入来的新奇东西，便放弃了自我。中国建筑也追随着新文化运动以来奠定的唯科学观的旗帜。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离开了中国文化的根本哲理，从物象中找科学，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建筑就没有了向前延续的生命。对中国佛教建筑的研究至今大多也停在表层物象上。偏离中国文化哲理和佛教的本源去谈中国的佛教建筑又怎么能谈清楚呢？

我们讨论中国佛教建筑，都涉及哪些方面呢？这就涉及我们对中国佛教建筑的真正认知。对中国佛教建筑的讨论常常会停止在两个层面：一个是佛教建筑典型的样式上，也就是外在形象上；另一个是从古代传统建筑的角度分析研究，也就是停止在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层面。这些讨论和研究都没有聚焦中国佛教建筑的根本，佛教建筑应当定义为佛教的道场，讨论和研究中国佛教建筑应是研讨讨论中国佛教的道场。

用现时科学的方式研究，我们只看到外在形象而漠视了使用的人，不过问使用的规律、方式和目的。这就像我们研究一个学校建筑不从教学方式、手段、分班、分科、教学大纲、培养的目标去研究一样是错误的。

佛、法、僧是佛教寺院应具有的最基础的条件，三者缺一不可，缺了就不是佛教寺院。不是佛教寺院是什么呢？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展所，是供旅游的景区。我们现在很多的研究就是

这样，现存的很多寺院也是这样，没有僧人了。这些现在没有僧人的寺院，在历史上却是有僧人的，有些还是那个时代的高僧，对这些寺院就应从那个时代去考究。

所以对僧团生活、学修方式的了解是研究佛教建筑的前提。学修和生活需要哪些建筑空间，是什么样的建筑形式？寺院弘法活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会有多大的人流，要进行怎样的流线组织？中国佛教有哪些门派，这些门派有什么不同的活动要求？

更深入的层面，比如，从精神方面研究：中国佛教寺院追求什么样的精神？中国佛教建筑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意境？佛教建筑作为道场应当具有什么的特性？这些特性又表现在哪里？如何表现？为了什么去这样做？从环境方面研究：中国佛教寺院和大自然是如何相融的？

真正讨论和研究佛教建筑还有更广的范围。佛教建筑是宗教建筑，应看到它的宗教性。佛教建筑是传统文化建筑，应当从传统文化方面去研究。

佛教建筑的研究还有现代意义，那就是为现代社会的“人间佛教”道场提供更合理的寺院建筑。

寺院是面对大众的，它是大、中型公共活动场所。那么多人到寺院去活动，寺院的人流组织是大问题，需要有伸缩性的大空间。

寺院是学修佛法的场所，它有很多宗教活动需要的特殊空间。

寺院经常搞慈善活动，它要有搞慈善活动的场地。比如只要在客堂（接待处）挂单，就可以免费吃、住。寺院的斋堂（餐厅）接待能力就需要很大，住宿的居士楼也要有足够的容量。

佛教寺院建筑有着很多宗教方面的制约因素。比如，一般建筑无不是先由建筑师设计再交由施工单位施工，可是寺院自古以来都不是这么建，今天仍不这么建。寺院建筑主体是义工，设计和施工全是义工，为什么呢？这是佛教道场因其宗教性而形成的惯例。禅修是僧团信众的基本生活方式，生活禅包括一

切人的活动，寺院建设过程是禅修过程，是僧团禅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共同的参与，这个道场才会对大家产生加持力。当然能不能在不违背上述宗教性目的的前提下，改善工作方式，使其更加符合工程的规律，更加安全，笔者觉得还是可以讨论的。

寺院建筑由于是共同完成也就没有了个人的归属属性，而那些看起来不合常规的地方有时恰恰是寺院的特性，我们看到很多古代寺院的个性、特点、精彩之处都不是所谓设计出来的。

佛教的修行追求生命的永恒性和道场的神秘性。佛教道场是让人能安下心来的“场”，是否有神圣的加持力非常重要。作为宗教建筑所需要的气氛，常常通过和自然的融合互动达到，借助时间光影的变幻完成。

中国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全面否定，继“五四”以后，“文革”承其余绪，以更猛烈的态度，全盘砸烂。中国传统文文化遭到彻底批判和否定，也被彻底污名化和妖魔化，对民众心理产生了极大影响。“文革”结束后，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之否定，即某种意义上的肯定。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与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对接。

在古代中国，佛教几次与帝王产生矛盾。历史上出现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四位皇帝“灭佛”。相对于中国帝王的王权而言，神权基本没有占据上风。中国的历代帝王能够允许佛教存在，并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方针，是因为在佛教中没有一个像“上帝”一样超越一切人、超越帝王的神的存在，而只是一种内在的修行境界，如净土宗推崇一心念佛，而禅宗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超脱的境界就是佛。中国要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其文明传承、文化源头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文化。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通常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论述中，常按照宫殿建筑、民居建筑、



园林建筑及佛教建筑等分类。而实际上这些类型的中国传统建筑，其建筑形式要素是相同的。在《只是为了善——追求中国建筑之魂》一书中，笔者曾指出中国的传统建筑，其基本形式要素是确定的，就好像音乐中的音符，是固定而有限的，不同的是音符排列后形成的乐曲。可是通常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论述，多说的是基本的建筑形式要素，即其中的建筑单体。

宫殿、民居、园林、佛教建筑的不同在于其建筑组织形式。中国传统建筑的组织形式，是深层次的，很值得研究和继承，里面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当今，如果要从纯技艺的层面，或换句话说，从西方体系的科学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对中国传统建筑做更深一步的研究，其组织形式的规律是核心的部分。

宫殿、民居、园林、佛教建筑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使用的建筑，它们长期以来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更满足了精神的需求。这个精神需求很重要，它将人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形成了“人”的建筑，而不是兽舍。那么，中国传统建筑中存在着什么精神呢？笔者也曾提到“只是为了善”——是种“善”的精神。孟子讲，“人者仁也”，“仁”即是爱，是善，是慈悲，是正义。在佛教建筑中对善的追求更高，宗萨仁波切对佛教有一段解释：“研究佛教即是研究自己，而研究自己即是发现无我。更重要的是发现无我即是与对他人心怀慈悲有关。”

中国传统建筑不追求形式上的变化，更不张扬个人的风格和精神，只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需求来排列。比如：中国建筑比较含蓄，不张扬，追求“隐”和“藏”。宫殿和民居被高墙围合在院落里，佛教建筑隐藏在大自然中。“隐”和“藏”是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崇尚的英雄是在有难时“英雄出世”，救难后“英雄归隐”，佛教中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还比如：中国建筑都堂堂正正的，严格遵守一种秩序。宫殿建筑以君权为中心形成严格的秩序，民居建筑以父权为中心形成严格的秩序，佛教建筑以佛为中心形成严格的秩序。还比如：中国人认为自然是神圣的，其中有一种对人加持的力，即“命力”。中国人宇宙观认为这种命力来源于“昆仑山”，沿南北两条山脉

体系向前推行，这种运行方式按照熊十力先生解释是脉冲式的，“一下子，一下子”的。中国人追求这种加持力，需要紧密和自然融合一体，这一点在建筑中体现得非常显著。宫殿和民居建筑按照方位围合了层层院落，形成气场空间；园林建筑在围合中加入了人造的山水自然；佛教建筑则是融入到大的山水自然中。无论是围合成院落，在院落中加入小山水，还是将建筑置于高山孤岭、大山水之中，都是追求人与自然力的结合，表现了人归属于自然，而不与之争。

在宫殿、民居建筑中儒家思想是制约的根本。园林建筑常常与宫殿、民居连接，形成人的生活空间与小自然环境的结合。不同于宫殿和民居建筑的是，在园林建筑中融入了道家的自然观，体现的是道家的隐逸精神。儒家的十六字令：“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于中国传统的宫殿、民居和园林建筑是指导性的格言。这句话来自于《尚书》中《大禹谟》一篇，据说它是舜禅位给禹的时候传的十六字真言，让人在平常的生活中保持警醒，体会到道心的惟微和奥妙。道家也在《道德经》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中国传统精神是内向修身的精神，“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在修身中达到大道的办法。所以中国传统建筑要提供这种修身行为需要的空间环境，需要使人能平和静气、抱元守一、坚守中庸的环境。

佛教是“人”修成“佛”的宗教，在中国佛教中，这里的“人”和儒家的“人”，“人者仁也”的“人”是一致的。所以中国的佛教建筑含有儒家的精神因素，也要有平和静气的环境。

佛教建筑的形成取决于其所处的“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引自《荀子·王霸篇》：“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有事不废。”“天时”指时机和气候条件；“地利”指地理环境的特点、优劣等；“人和”指人心的向背，这里指佛教建筑中人的因素。

学诚大和尚谈佛教建筑，常从天时、地利、人和谈起。天时、

地利、人和是制约和形成佛教具体建筑的因，建筑只是果。我体会学诚大和尚讲的是缘起论，佛教建筑的指导精神是“缘起”。

缘起论是佛法的根本，认为世间上的事事物物（一切有为法），既非凭空而有，也不能单独存在，必须依靠种种因缘条件和合才能成立，一旦组成的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也就归于乌有，“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因果定律，称之为“缘起”。“相由缘现”，“法不孤起，仗境方生”，这个“境”就是因缘，“缘”也就是作用的条件。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所产生的假相，本身并无自性，所以说“缘起性空”。《中阿含经》云：“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

佛教建筑也一样，本身并无自性，随着缘生而现。梦参法师在《缘起性空》中提到：“在印度，要造塔、修寺庙或者塑佛像，都会安一句缘起的偈子，这句偈子的内容是什么？是‘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做如是说’。”学诚大和尚讲的天时、地利、人和即是佛教建筑存在的缘，只能依天时、地利、人和中去结出佛教建筑的果。时代不同，环境条件不同，使用人要求不同，佛教建筑就应不同。

那么随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变化，佛教建筑就应当变化。现在面对“现代佛教”“人间佛教”，佛教建筑正在变化。学诚大和尚在做这些方面的探讨，在北京凤凰岭龙泉寺建筑中，“藏经楼”变成了现代图书馆，“僧人堂舍”变成了现代教室，由传统佛教建筑的寺院丛林化已经向寺院学院化转变。

在佛法中，第一胜义谛超言绝相，不可言说，可言说者皆落世俗谛，在佛教看来已成定论。释迦的拈花微笑即是不可说，但却是极其精微密妙地说，将人带入寂静而澄明之道。禅宗的“直指人心”也是不可说。在佛教建筑设计中亦有不可说，在“天时、地利、人和”中都含有不可说。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即是“天时、地利、人和”，即是“不可说”的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的境界，这个境界寂照明觉、不可说。佛教中“空”不可说，“非空”不可说，那么建筑中的“空”也是不可说。不可说在佛教建筑中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我在故我说”，如果我“不在”，

无我，也就无“可说”。

佛教中含有“可说”的部分，即可视为哲学，还有“不可说”的部分，即可视为宗教。在佛教建筑中含有“可说”的部分，可以属于科学技术，还有“不可说”的部分，应当属精神，即心性的层面。

做人应当有个底线，建筑也应当有个底线，佛教建筑更应当有自己的底线，人们不能突破这个底线。有人讲佛教建筑应当完全继承古制不能改变，笔者并不同意。但有人讲佛教建筑可以搞成现代主义的大玻璃盒子，笔者不认同。有人说我为了建自己的庙，可以将别人的庙拆了，这不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寺院，笔者也不认同。为什么不认同，因为这些变化都不是符合“缘起说”来的，都突破了佛教建筑的底线。所以我认为在现代佛教建筑发展中要遵守“缘起”，但不要突破底线。

“实用、庄严、安全、神秘”是学诚大和尚建寺的要求。实用是第一位的；作为宗教建筑要庄严；要有安全保障，这里包括对学修环境的安全保障；佛教建筑也应当是神秘的，不能一眼看透。

佛教建筑最主要的特点应当有两个：

（1）佛教建筑用建筑与真正的大山、大水共同排列秩序，将建筑完全纳入天地共有的大自然体系之中。这里有科学层面，也有“不可说”的层面。在这种组合中由于建筑承接了自然，也就同时承接了大自然“不可说”的自然力。这就形成了佛教建筑不同于其他传统建筑的神秘性，没有神秘性，可以说不能属于佛教建筑。举个例子：

北京凤凰岭龙泉寺有个西跨院，这个院子原是辽代的古寺遗址，在龙泉寺的发展建设中始终没有动它，让它完整地保持着原貌。这个院的西部自然承接凤凰岭的大自然。在龙泉寺建设中学诚大和尚说，我们也不说，没有可说的，只是将它保留下来。大家心里明白保留它的重要性远在科学层面上。这就形成了一种神秘性，更为神奇的是在龙泉寺建设中，西跨院中的古代枯井竟然出水了，这属于“天时、地利”的层面。



(2) 佛教建筑的排列始终坚持以佛为中心的殿堂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最重要的是“好用”，是进行佛事活动“好用”。这种以佛为中心的，一切为了开展佛事活动“好用”的层面，属于人和。这个“好用”具有时代特点和不同实用功能的特点，但都是围绕开展佛事活动的，这就从使用上根本区别于其他建筑。所以佛教建筑不等于旅游建筑，不等于学术性的古建。这一点是目前建筑界人士较难做到的。因为建筑界人士很少了解佛教，很少从佛教建筑的真正使用去思考来进行设计，现在的设计常常是建筑师自我表达的一种设计。这里有科学的成分，即“可以说”的，也有“不可说”的精神层面的部分。比如，

排列的空间秩序中的“空”即“不可说”，殿堂拜佛、诵经的大气场“不可说”，在殿堂秩序中组合的历史老殿堂的神秘性“不可说”。举个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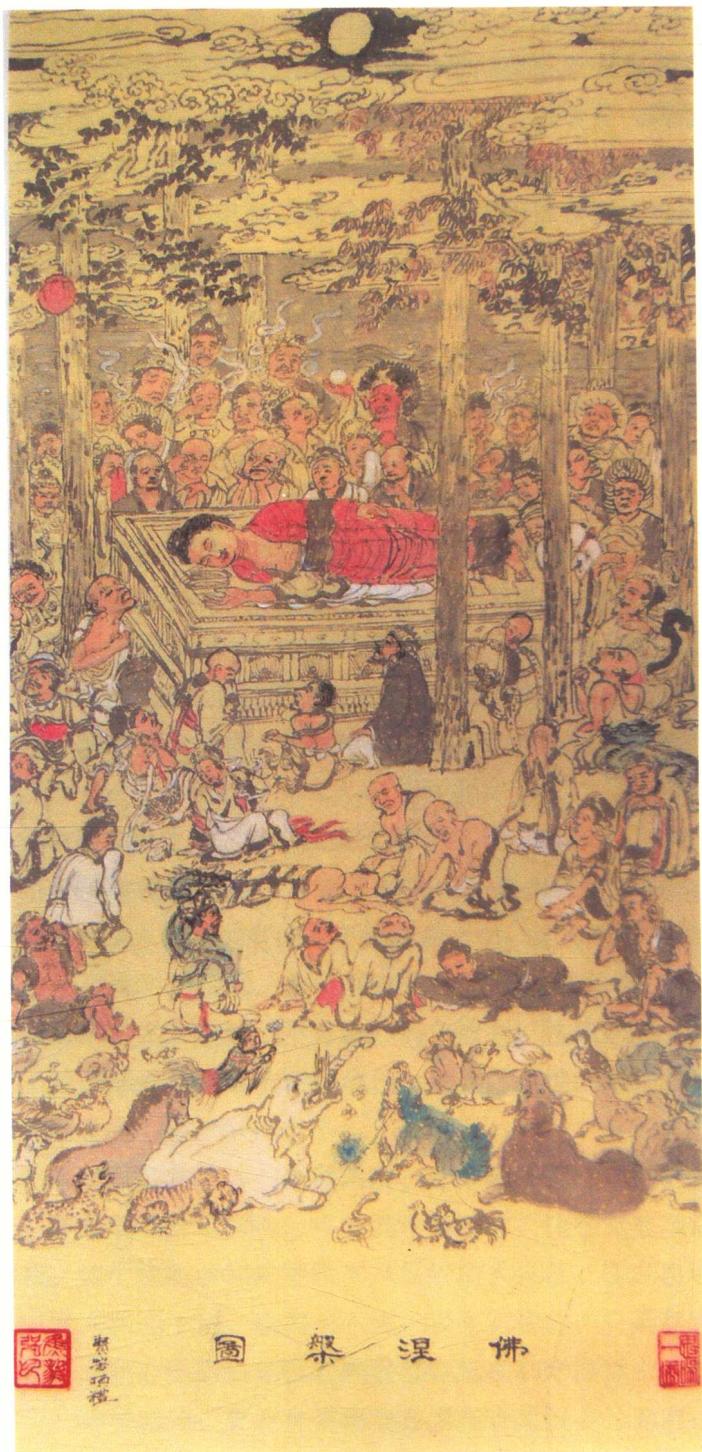
福建莆田极乐寺在建设中，有一座老的佛堂，面积小、破旧，大家都不说什么，只是将它保存下来，极乐寺除了这座建筑外全是新建，而且是建在平原上，很难与大自然承接，但保存这座建筑，也使极乐寺具有了神秘性。

佛教建筑所处的大自然有生命性，佛教建筑的殿堂有生命性，生命性有“可说”的，有“不可说”的，而其中“不可说”的是佛教建筑的最高境界。

佛、菩萨、罗汉、高僧像（笔者绘）



佛画像



佛涅槃图



地藏菩萨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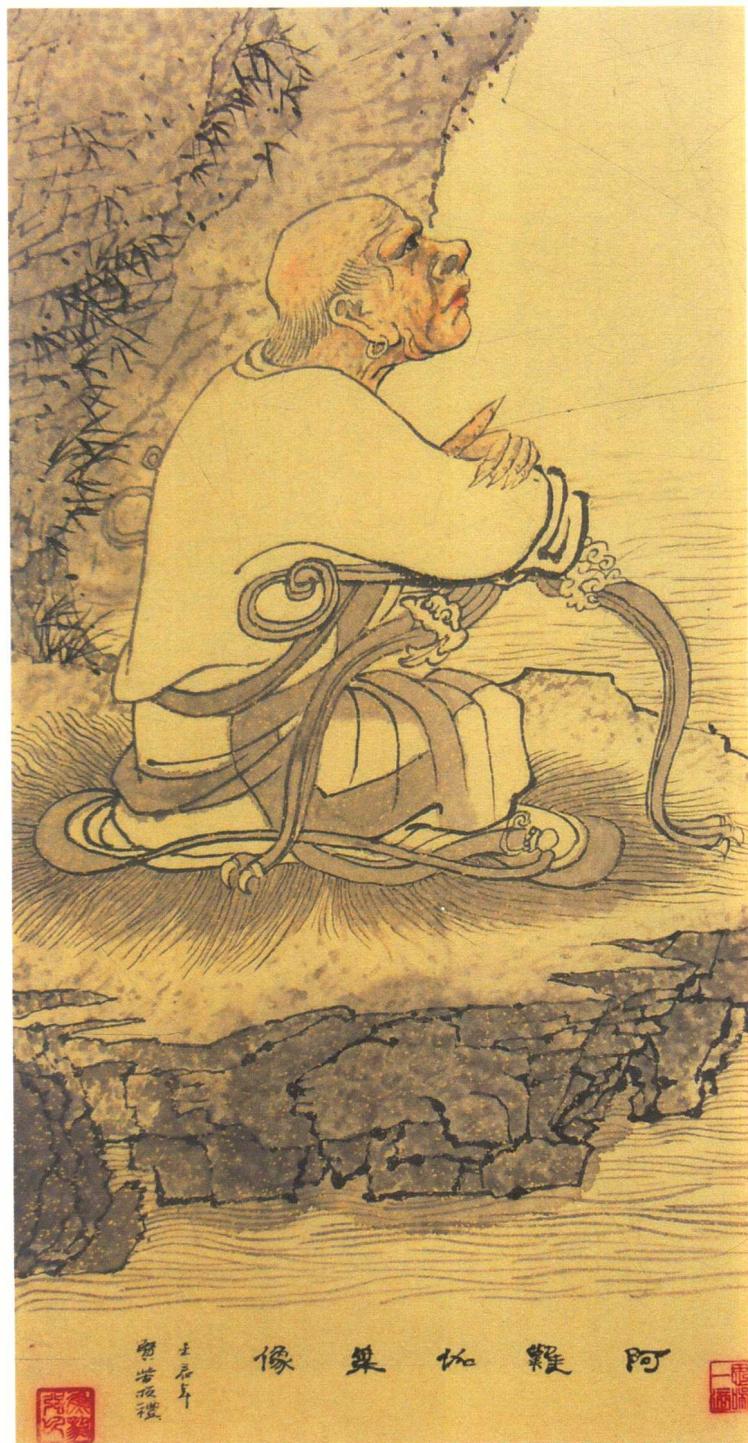
观音像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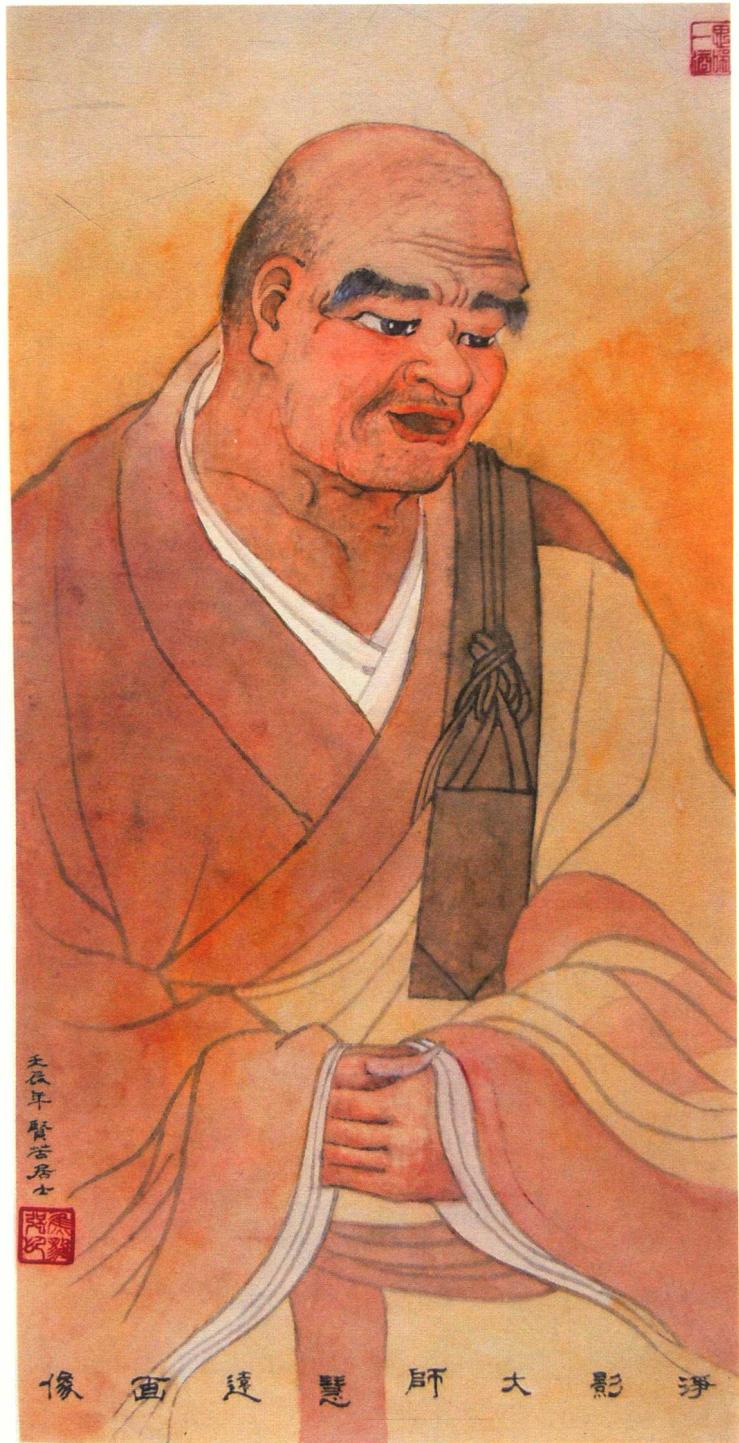
观音像2



法藏画像



阿难像



东晋慧远画像